

全球南方视角下不结盟 运动的起源与性质探究^{*}

孙 启 龙

内容提要 作为一项国际政治运动，不结盟运动呼吁后殖民国家团结一致和反对殖民主义，强调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标志着非西方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出现。西方研究者将不结盟运动视为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消极中立主义，这种认知源自未能超出冷战两极对峙的思维。“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和术语为我们重新评估不结盟运动的起源和性质提供了分析视角。通过关注后殖民国家对反殖民团结和作为一个群体在国际秩序中发声的呼吁，可以将不结盟运动的起源追溯至 20 世纪初的反殖民运动，其标志是 1927 年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它在反殖民团结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被殖民国家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万隆会议深化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反殖民团结并将其以国际规范的形式确立下来；贝尔格莱德会议在反殖民团结的基础上，将追求世界经济新秩序和远离冷战确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目标。因此，应该将不结盟运动视为非殖民化的一部分；对团结和作为一个群体的关注，也证明它超越了传统的中立主义。同时，通过这种纵向考察，也为理解全球南方的形成提供历史参考。

关键词 不结盟运动 全球南方 布鲁塞尔会议 万隆会议
反殖民主义

作者简介 孙启龙，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际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3VLS031）阶段性成果。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格局，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如何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与寻求自身发展路径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它们组织和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引起相当大的关注。通过该运动，前殖民地国家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表达了对冷战两极体系的不满和追求国际政治、经济平等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弱势地位，为其赢得一定的发展空间。

国外研究一方面将不结盟运动置于冷战史的考察范围内，认为不结盟运动是中立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或者强调不结盟运动是冷战的产物，^① 因而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个组织是无意义和失败的，^② 而失败的表现是第三世界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现象。^③ 还有研究者认为，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体系中给予以前是次等民族的殖民地发言权，^④ 因而不能简单直接地将其视为中立主义，它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外交政策。^⑤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对不结盟运动历史进行梳理，将不结盟运动的起源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的布鲁塞尔会议，并强调不结盟运动在 70 年代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⑥ 也有研究者对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过程中的重大会议或事件进行探索，强调之前国际法都是在维护帝国主义的权益，但是万隆会议

-
- ① 劳伦斯·马丁、汉斯·摩根索、塞西尔·克拉布、乔治利斯卡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 Laurence W. Martin, *Neutralism and Nonalignment: The New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2; Hans J. Morgenthau, "Neutrality and Neutralism," in *The Yearbook of World Affairs*, Vol. 11, London: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57, pp. 47 - 75; Cecil V. Crabb, *The Elephants and the Grass: A Study of Nonalignment*, New York, Washington and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 ② Leo Mates, *Nonalignment Theory and Current Policy*, Belgrad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 1972, pp. 359 - 360.
- ③ [挪]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108 页。
- ④ Nataša Miškovic, Harald Fischer - Tiné and Nada Boškovic,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and the Cold War: Delhi - Bandung - Belgra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8.
- ⑤ Cecil V. Crabb, *The Elephants and the Grass, A Study of Nonalignment*, p. 7.
- ⑥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9, p. 5.

使国际法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受到正式而重大的挑战。^① 同时，万隆会议还阐明和推进了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尤其是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② 对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研究也将冷战史、后殖民研究、外交史、社会文化史等诸多研究领域串联起来。^③ 对不结盟运动中主导国家的关注还原了不结盟运动兴起的原因，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如尼赫鲁、纳赛尔、铁托、周恩来等对不结盟运动的推动作用。^④ 此外，作为冷战的两极，美国和苏联对不结盟运动的反应，也体现了不结盟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力。^⑤

国内的不结盟运动研究散见于各类政治学、历史学文献中，尤以国际关系史涉猎较多，分为三类：一是将不结盟运动视为第三世界联合的结果或政治表现形态；^⑥ 二是梳理不结盟运动相关的会议和文件，通过对主要会议内容和会议公报的追溯，还原不结盟运动的真实情况；^⑦ 三是研究不结盟参与国及其态度与认

- ① Luis Eslava, Michael Fakhri and Vasuki Nesiah, *Bandung, Glob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Critical Pasts and Pending Futur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
- ②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p. 3 - 4.
- ③ Christopher J. Lee, *Making a World after Empire: The Bundung Movement and its Political Afterlive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
- ④ 关于印度可参见 Devender Kumar Gupta, *Role of India in Non - Aligned Movement*, Aligarh: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1987; Hari Jaisingh, *India and the Non - Aligned World: Search for a New Order*, New Delhi: Vikas, 1983; Sita Gopalan, *India and Non - Alignment: A Study of 1962 Sino - Indian Conflict*, New Delhi: Spick & Span Publishers, 1984; Harish Chandra Shukul,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e Strategy of Nonalignment*, Delhi: Chanakya Publications, 1994; 关于南斯拉夫和苏联可参见 Alvin Z. Rubinstein, *Yugoslavia and the Non - Aligned World*, Princeton and New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Rinna Kullaa, *Non - Alignment and Its Origins in Cold War Europe, Yugoslavia, Finland and the Soviet Challenge*,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2; Mark Kramer, Aryo Makko and Peter Ruggenthaler, *The Soviet Union and Cold War Neutrality and Nonalignment in Europe*,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21.
- ⑤ Roy Alliso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ategy of Non - Alig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Gabriel Kolko,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 - 1980*, New York: Pantheon, 1988.
- ⑥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主编：《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年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主编：《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第二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文星星：《亚非会议纪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知，如印度、古巴、阿根廷、南斯拉夫和中国。^①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较为细致地梳理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史和发展，并分析了各个参与国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和影响，大多倾向于将不结盟视为一种“被动和消极的中立主义”，并以“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为驱动力。^② 这种观点反映了现有研究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偏见，过于强调冷战对不结盟运动的塑造，忽视了不结盟国家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团结的历史起源。因而，需要从更为客观的角度重新评估不结盟运动，一方面对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与性质进行追溯与界定；另一方面对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寻求超越冷战话语体系的分析。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和一种分析的视角，^③ 兼具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为理解不结盟运动提供了分析工具。本文认为，全球南方至少要关注两个层面：首先，它关注的是意识形态框架，而非特定的环境或条件，在意识形态框架下，“个人将自己想象成全球抵抗网络的一部分”^④。也就是说，全球南方是“一个由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政治共同体”^⑤。如塞巴斯蒂安等研究者所述，“它表明了某种程度的同质性，或者至少是南方国家（地区）之间的共同点。”^⑥ 其次，在二元架构下，全球南方被描绘成一个群体，它们不仅反抗北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抵抗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更普遍的全球霸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北方”的概念，“全球北方

① 高志平、杨鑫钰：《冷战时期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湖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高志平、肖曼：《冷战时期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历程及影响》，《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赵建新：《试论南斯拉夫对倡导不结盟运动的历史贡献》，《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胡少华：《试论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邹琼：《印度不结盟政策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李潜虞：《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1955—1965）》，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高志平：《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称谓的由来》，《延安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② Michael Brecher, “Neutralism: A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7, No. 3, 1962, pp. 224 – 236.

③ 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

④ Anne Garland Mahler, *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 Race, Radicalism,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44.

⑤ 王悠然：《“全球南方”承载学术与政治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第3版。

⑥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 – Wagnere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9, 2021, p. 1926.

似乎是对通过经济、价值观或武力胁迫主宰全球的霸权势力的泛称。”^① 从该层面来说，全球南方意味着对支配性或占优势地位的全球北方的反抗，从历史来看，它还包括对殖民主义的反抗。

因此，本文借鉴全球南方分析中的“团结”和“反抗”两个关注点，通过对布鲁塞尔会议、万隆会议和贝尔格莱德会议筹备及成果容进行分析，聚焦与会者在“团结”和“反抗”上的差异和共识，进而对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与性质进行重新评估，纠正现有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正视非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

布鲁塞尔会议：反殖民团结的起源

1961 年 9 月，25 个国家^②聚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宣告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会议公报强调了反对和消灭帝国主义及其遗留的经济不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裁军与和平共处、反对美苏集团化和扩大不参与集团的规模，以及尊重联合国的作用。^③ 这是 20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展的产物，如尤里·阿利莫夫所述：“如果把这场运动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和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潮流，就很容易追溯它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轨迹。”^④ 换言之，贝尔格莱德会议是对 20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思潮发展趋势——反殖民主义和团结斗争的延续。可以说，“不结盟运动起源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⑤

两方面因素推动了反殖民主义在 20 世纪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殖民地人民移居到欧洲殖民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他们在欧洲本土面临诸多社会歧

①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 - Wagnere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 1929.

②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柬埔寨、锡兰、刚果、古巴、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黎巴嫩、马里、摩洛哥、尼泊尔、索马里、苏丹、突尼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南斯拉夫。

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主编：《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年版，第 18—27 页。

④ Yuri Alimov,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7, pp. 19 - 20.

⑤ Devender Kumar Gupta, *Role of India in Non - Aligned Movement*, Aligarh: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1987, p. 2.

视。这些经历和他们之间的密切接触，使移居者自发建立了许多救济委员会和协会，主要为新来的移民、失业移民和来自殖民地的退伍军人提供社会支持。许多积极分子在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也投身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他们认为改变政治制度是改善自身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在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和港口城市，各种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因此被政治化，并萌生出强烈的团结意识。这些反殖民团体同其他地区类似团体加强联系，推动反殖民抗议全球化。

另一方面，一战后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支离破碎，民族自决思想在中国、东南亚、中东、中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得到广泛响应，人们开始质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构。^① 国际联盟在殖民地问题上对帝国主义的“纵容”，使亚洲和非洲等殖民地国家感到失望，他们设法联络和协调各种反殖民运动。在 20 世纪初的 20 年内，发生了许多反殖民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919—1927 年杜波依斯在巴黎、伦敦、里斯本、纽约等地组织召开的泛非会议、1911 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种族会议、1920 年在巴库举办的东方人民大会、1926 年的比尔维尔和平会议。然而，规模最为宏大、最具包容性的是 1927 年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②

布鲁塞尔会议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由反法西斯运动杰出人物威利·明岑贝尔格（Willi Münzenberg）^③ 组织发起。1924 年德国革命活动平息之后，共产国际开始认识到短期内欧洲不会有革命高潮，于是转向关注欧洲以外的潜在盟友，特别是那些还在殖民主义剥削下为解放而斗争的盟友，认为自己不仅可以在动员反殖民势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可以帮助引导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实现

①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 - 193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 - 4, pp. 602 - 603.

② Michele Louro et al.,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Lives and Afterlives*, Amersfoort: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0.

③ 威利·明岑贝尔格，1889 年生于德国埃尔福特，20 世纪上半叶反法西斯运动杰出人物。他与当时的许多左翼活动家和思想家相识，包括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利布克内希特和卡尔·拉德克。他还在几个重要的跨国组织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国际工人救济会是反殖民压迫联盟等。作为一名电影发行和推广人，他把现代苏联电影带到西欧；作为一名媒体公关人，他建立了魏玛共和国最有影响力的左翼媒体帝国，开创了摄影和照片使用蒙太奇手法的先河。他是魏玛时代德国共产党（KPD）的主要宣传人员，使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的先驱，获得进步政治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坚决反对希特勒的统治，揭露纳粹的腐败和残忍，后因反对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被驱逐和追捕。1939 年在法国被达拉第政府逮捕，1940 年 6 月被发现死于法国南部森林，死因成谜。

共产党的目标。共产国际希望通过国际工人救济会 (Internationale Arbeiter Hilfe, IAH)^① 来实现目标。明岑贝尔格认为,“尽管国际工人救济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上,但到目前为止,这更多的是一种慈善活动,并且没有针对性。”^② 因而,要在欧洲发动一场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1926 年共产国际允许明岑贝尔格成立一个新组织,作为联系和动员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社会力量,以实现双重目标:一是召集反对殖民主义的代表集会,二是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在明岑贝尔格的策划下,以柏林为基地的反殖民压迫联盟 (The League Against Colonialism Oppression) 于 1926 年 2 月成立,并由弗里茨·丹辛格 (Fritz Danzinger) 领导,路易斯·吉巴尔蒂 (Louis Gibarti) 和露西·彼得斯 (Lucie Peters) 负责组织工作。同年春季,联盟任命吉巴尔蒂、明岑贝尔格和印度民族主义者查托 (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 组成一个委员会,希望召开一个将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反殖民者聚集在一起的全球性会议。

在会议选址方面,组织者有意选择了布鲁塞尔。他们认为,“在一个殖民国家的首都举行这样一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会议,是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反抗。”^③ 实际上,组织者最初希望将会议安排在德国,但魏玛共和国拒绝了他们的申请,法国政府也担心在巴黎承办这样一个会议会激起殖民地的反抗热情,同样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明岑贝尔格等组织者通过当时担任比利时国务大臣的埃米尔·范德韦尔德 (Émile Vandervelde, 曾于 1900—1918 年担任第二国际主席), 将会议地点选定在布鲁塞尔。如果范德韦尔德拒绝,将会使原本已经解散的第二国际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声名狼藉,该组织的声誉已经因为未能反对一战而受损,同时也会影响范德韦尔德于 1923 年组织成立的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④ 在明岑贝尔格等人的活动下,会议还获得墨西哥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① 国际工人救济会是共产国际发起的对国际工人进行帮扶和救助的组织,1921 年 9 月成立,总部设在柏林,1933 年以后迁至巴黎。最初目的是救助伏尔加河流域的旱灾灾民,特别是伏尔加德意志人,后来在明岑贝尔格的领导下逐渐转向通过募捐帮助各国工人的经济罢工。1921 年 11 月 1 日,该组织出版了第一期面向工人阶级读者的创新杂志《插图工人报》(Illustrated Workers Newspaper),其官方介绍是:文字和图片中的苏联。在这份报纸的基础上,《工人画报》(Arbeiter Illustrierte Zeitung) 发展起来,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发行量达到了约 42 万份,尽管不是一份正式党报,但它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宣传工具。

② John Green, Willi Münzenberg: *Fighter against Fascism and Stali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 187.

③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p. 19.

④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p. 19.

正是在明岑贝尔格等人努力下,1927年2月10日,代表34个国家^①或地区,以及134个组织的174名官方代表齐聚布鲁塞尔埃格蒙特宫,参加反帝国主义大会。主办方得到众多知名人士的赞助和支持,德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英国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波兰的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美国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俄罗斯的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维克多·玛格丽特(Victor Margueritte)都发来贺信。印度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德国的泽特金(Clara Zetkin)、中国的宋庆龄(Madame Sun Yat-sen)等政治人物也公开表示支持。^②大会不仅邀请政治家、知识分子,还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个最重要的反殖民主义阵营——社会共产主义阵营、自由人道主义阵营和殖民独立阵营发出邀请。会议虽然只有5天,但彰显了团结一致的精神,并决定将反殖民压迫联盟改称反帝国主义联盟(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LAI),以更好地协调反帝国主义运动。

会议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各与会者提供了平等的发言机会。来自欧洲的劳工领袖,英国矿工协会(British Miners Association)的戴维斯和英国独立工党(British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芬纳·布罗克威(A. Fenner Brockway)分别发言;来自比利时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阿尔伯特·马尔托(Albert Martoux)和亨利·巴布斯(Henry Barbusse)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号召布鲁塞尔的代表们团结起来;而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共产国际成员片山潜(Sen Katayama)在会上呼吁东方工人阶级和民族主义运动团结起来。^③

① 数字有出入,一说是31,参见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9;一说34,参见Michele L. Louro, *Comrades against Imperialism, Nehru, India, and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一说37,参见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但总体来说,参会者涵盖亚洲、欧洲国家和殖民地,如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等,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哥伦比亚、波多黎各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北非、南非、埃及等。

② Michele L. Louro, *Comrades against Imperialism, Nehru, India, and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4 - 35.

③ Ibid., p. 35.

除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外，会议还强调三个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值得关注：中国、印度和墨西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廖焕星、前墨西哥教育部长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分别发言，孔塞洛斯指责美帝国主义干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政治事务，尼赫鲁作为印度代表发言。对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的重视使会议明确了帝国主义不仅表现为在印度领土上进行殖民统治，还表现为在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扩张。

来自埃及、印度尼西亚、南非、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的代表也纷纷发言。代表们指出帝国主义在各自国家的暴行，公开表示支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讨论了关于泛非、泛美洲和泛亚团结的可能性。此外，与会代表还表达了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担忧，尤其关注法西斯主义扩张和战争风险日益提高。^① 总之，布鲁塞尔会议成功召开和反帝国主义联盟成立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布鲁塞尔会议在巩固“第三世界”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并证明了反殖民团结的可能性与可行性。^③ 它发出了呼吁无产阶级和反殖民斗争团结一致的响亮声音，强调跨越黑人、黄种人和白人的种族分裂，以及跨越国家、殖民地和殖民国家的地理边界，团结一致。更重要的是，会议使全球南方的反殖民主义者看到，要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击败帝国主义，就必须在世界各地击败帝国主义。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向后殖民秩序过渡必须有赖于以帝国主义扩张侵略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转变。^④

其次，揭露了政治独立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与会者接受了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⑤ 对于反帝国主义联盟成员和布鲁塞尔会议的参与者来说，反殖民主义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尽管之后

① Michele L. Louro, *Comrades against Imperialism, Nehru, India, and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p. 40.

②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p. 30.

③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p. 39.

④ Erez Manela, "Plotting the Anticolonial Transnational," in Michele Louro et al.,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Lives and Afterlives*,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2.

⑤ Michele L. Louro, *Comrades against Imperialism, Nehru, India, and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p. 22.

反帝国主义联盟未能完成结束帝国主义的使命，但是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重塑世界秩序失败后，“它作为一个象征着民族解放的词语持续存在，许多反帝反殖理念和计划在那些实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中体现出来。”^①正是在这种遗产的影响下，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和区域性集团来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再次，虽然反帝国主义联盟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遭遇挫折并解体，但它所遗留的思想影响深远。这些思想包括反殖民主义概念、个人和制度的关系、关于反殖民运动应该如何组织的计划，以及唤起一个统一的亚洲或非洲和建立一个没有殖民统治世界的模糊政治乌托邦思想等。^②换言之，它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益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形式。^③印度尼西亚总理穆罕默德·哈达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积极利用布鲁塞尔会议和反帝国主义联盟的经验推动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尼赫鲁更是依据布鲁塞尔会议的经验，积极为亚非会议呼吁，并寻求资助。^④因此，可以说布鲁塞尔会议是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之一。

万隆会议：反殖民群体团结与国际规范重塑

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但是那些积极参加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会议和组织，特别是布鲁塞尔会议和反帝国主义联盟，它们体现了所有反殖民主义者的跨国界团结。亚洲和非洲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把它们视为一个团结组织的模板，力图在二战后的国际环境中建立一个新团结组织。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非殖民化和后殖民国家建设进程与冷战产生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虽然殖民时代的旧政治秩序正在瓦解，但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换了一种形式依旧在影响世界，恩克鲁玛、萨米

① Disha Karnad Jani,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the Economic Ques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7, No. 2, 2022, p. 216.

②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p. 40.

③ Erez Manela, “Plotting the Anticolonial Transnational,” in Michele Louro, Carolien Stolte, Heather Streets - Salter and Sana Tannoury - Karam,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Lives and Afterlives*, p. 12.

④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Vol. 15,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1982, p. 552, pp. 560 - 565.

尔·阿明等称之为“新殖民主义”，^①一些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研究者称之为“非正式帝国”，^②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精英们因此发现自己在国内和国际都面临合法性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国家开始希望重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作。

1945 年第五届泛非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1947 年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ICWA)^③ 在新德里组织了亚洲关系会议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两年后又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后续会议。这些会议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会议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又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一方面，苏联和共产主义者参与程度降低；另一方面，部分参与者的身份从曾经的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动员者转变为新的国家统治者。因而，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即争取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对一些国家来说已经实现，之前反殖民主义的目标“已经失去了意义，或者至少不那么重要了。”^④ 二战后这些会议的议题转变为，随着联合国在 1945 年成立，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后殖民国家如何克服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维护已取得的国家主权，推进现代化建设。于是，万隆会议应运而生。对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万隆会议是 1927 年布鲁塞尔会议和反帝国主义联盟开启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进程的高潮……万隆会议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让这些领导人能够聚在一起，庆祝殖民主义终结，并承诺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斗争，以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势力。”^⑤

1955 年 4 月 18 日，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⑥的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备受瞩目的亚非会议。此次会议从筹备到举办以及会后公报都体现了亚非国家的诉求。

① Kwame Nkrumah, *New - 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6; Samir Amin, *Neo - Colonialism in West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②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6, No. 1, 1953, pp. 1 - 15; Ronald Robinson, John Gallagher, Alice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61.

③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是 1943 年由一群印度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库，是一个非官方、非政治性和非营利性组织，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参见 <https://www.icwa.in/index.php?lang=1>.

④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p. 45.

⑤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p. 32.

⑥ 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

（一）万隆会议筹备

早在1954年12月，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就举行了茂物会议，就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选址、主办方、赞助国以及邀请国家范围进行商讨。最终决定由印度尼西亚主办，与会方赞助，并确定邀请中国参加。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茂物会议后积极推动会议的筹备工作，努力宣传会议。

会议开幕日期选定经历了周密而详细的计划。联合秘书处考虑到许多限制，需要加以妥善处理，其中首先是日期选定。斋月将于4月24日或25日开始，这使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难以参加。然后，由于佛教的特殊日子，吴努直到4月16日才能离开缅甸。在这种情况下，4月18日星期一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开放日，而对斋月的考虑意味着它必须在4月23日结束。关于会场以及住宿等方面，1955年4月7日视察会议地点时，苏加诺将穿过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名字从莱雅东区街道（Jalan Raya Timur）改为亚非路（Jalan Asia - Africa），并将会议厅改名为独立大厦（Gedung Merdeka），意为“和平和自由之家”，而该会议厅原为荷兰殖民者的俱乐部。在市中心设立了一个特别会议区，称为“亚非会议区”，包括亚非路（主要会场和酒店所在地）、阿伦阿伦路（Jalan Alun Alun，中央清真寺所在城市广场）和布拉加路（Jalan Braga，著名咖啡馆、餐馆和夜生活街道）作为南部边界，向北和向东延伸的区域，包括联邦路（Jalan Lembang）、丹蓬路（Jalan Tamblong）、塔曼纱丽路（Jalan Taman Sari）、迪波内戈罗路（Jalan Diponegoro）和城布依路（Jalan Ciumbuluit），是代表团团长的住所。^①在会议召开前的四个月里，东道主对万隆进行了一次“改头换面”，重建和翻修了各个会场和街道，使其从荷兰曾经的度假城市成为印尼的国际会议城市。^②

除了城市建设工作外，作为东道主的印尼还同与会者协商，安排了一些活动，目的是让世界看到，在万隆举行的会议是独立国家或即将独立国家间的政府会议。整个会议准备工作中，从对代表团的欢迎，到在独立大厦举行的开幕式，再到闭幕式，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印度尼西亚对苏丹代表团的的态度明显体现了会议对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尊重。国旗是民族国家的核心象征，东道主在机场和会议大厅前举行升旗仪式欢迎所有来宾。当时苏丹还没有独立，也没有国旗。然而，苏丹代表团表示，他们希望以苏丹作为一个争取独立国家的名义参加这次会议。为了解决这一礼节问题，并表现苏丹与其他与会者的平等，印度尼西

① Naoko Shimazu, “‘Diplomacy as Theatre’: Recast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as Cultural History,”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64, 2011, p. 8.

②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p. 52.

亚当天升起了印有“苏丹”字样的白旗。组织者还通过接送参会者的车辆来体现代表团团长后殖民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与此相对应的是，其他参会者只能选择其他类型交通工具，如当地的三轮车。^①

（二）万隆会议成果

如果说程序上的灵活性确保了会议的和谐，那么会议的内容和最后公报则明确了会议主题。早在会议前的一个月，印度尼西亚新闻部就出版了第一期《亚非会议公报》，在报告中加入了两幅世界地图。第一幅出现在封面上，中心是非洲—亚洲地区。所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家都被涂成白色，在地图的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方块，而周围没有被邀请的国家都被涂成黑色。这幅地图的核心政治信息很容易理解——这也是它的目的：亚非是世界政治中一股新的、团结一致的力量。^② 第二幅世界地图在第一幅地图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元素，它也将亚非地区置于中心位置，并将世界划分为受邀国（白色）和未受邀国（黑色），但是它画出了亚非地区受邀国家之间的边界。因此，这些国家看起来不仅是一个统一体，而且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每个国家和首都的名字都被标注。

在以往的地图中，亚洲和非洲看起来都是空地或者殖民地，《亚非会议公报》的地图颠覆了殖民时代的世界地图，传达了亚非世界的两种观点：一方面展示了亚非作为一个统一集团在国际政治中的新角色；另一方面向世界宣告这是一个大部分为主权国家的联盟。它们直观地证明，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及其地图不再决定人们如何看待世界。^③

4月24日会议公布了最后公报，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与自决、独立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方面宣告了与会者的原则、态度和应对措施。这些均是对会议所讨论内容深化与妥协的结果，昭示了亚非国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思考 and 试图改变的信心。

在经济方面，与会者普遍希望在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同意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相互提供技术援助，形式包括交换专家、培训人员、合作试验项目和分享用于示范的设备，交流专门知识，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区域培

① Naoko Shimazu, “‘Diplomacy as Theatre’: Recast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as Cultural History,”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64, 2011, p. 9.

②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p. 54.

③ Ibid., p. 54.

训和研究机构，以便同现有国际机构合作学习技术知识和技能。^① 参会者还强调核技术对亚非国家的意义，敦促迅速设立国际原子能机构，推动亚非国家在原子能机构中享有充分的代表权；并建议亚洲和非洲各国政府充分利用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培训和其他设施。^② 正是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的呼吁，1957 年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其规章是在万隆会议最后公报的基础上制定的，因而可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万隆会议的产物”^③。

在国家独立和人权与自决权上，公报强调要废止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坚定支持《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人民和国家自决原则，敦促法国尽快和平解决北非国家独立问题；呼吁联合国接纳新独立国家成为会员国，认为就地域公平原则而言，亚非各国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是不够的，应该让更多的亚非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任职，使它们能够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④

由此可见，万隆会议对比布鲁塞尔会议要走得更远。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将布鲁塞尔会议延续下来的反殖民主义和追求国家独立通过国际规范确立下来。这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者预期到并积极寻求的结果，而是与会者们交流协商、求同存异，使国际关系准则得到阐释和推进，客观上促成了国际规范确立。^⑤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反映了与会者们的迫切需求，而且万隆会议阐明的大多数原则，如最后公报中所载的十项原则，都可以在《联合国宪章》或欧洲国际法中找到。^⑥ 而在此前，“这些所谓的普遍规范中的一些原则并没有被充分遵守，或者说在对殖民地或新独立国家的关系中未被西方国家遵守。”^⑦ 万隆会议试图增强这些规范合法性，使这些原则得以拓展并真正得到重

①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exts of Selected Speeches and Final Communique of the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3 - 24, 1955*,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5, pp. 29 - 30.

②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exts of Selected Speeches and Final Communique of the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3 - 24, 1955*, p. 30.

③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p. 42.

④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exts of Selected Speeches and Final Communique of the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3 - 24, 1955*, p. 33.

⑤ Seng Tan, Amitav Acharya,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 3.

⑥ 1957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接受了一项由印度、瑞典和南斯拉夫提出的关于国家间和平与睦邻关系的决议，这无疑是亚非团结阶段的高潮事件。G. H. Jansen, *Afro - Asia and Non - Alignmen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p. 237.

⑦ Seng Tan, Amitav Acharya,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 4.

视，推动了战后全球规范的制定。^①而锡兰等万隆会议的一些与会国尚未加入联合国，因此这种重塑国际规范的经历，为它们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种框架。

另一方面，万隆会议通过对主权和人权等国际规范的强调，使与会者得到表达其外交政策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对与会者之间矛盾的处理方式构建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在与会者中，不仅有泰国和巴基斯坦这样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也有冷战不同阵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政权代表，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直接影响会议成败。万隆会议以妥协和协商一致为原则，承认各国享有单独和集体自卫权，同时呼吁各国避免利用集体自卫权为任何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这种处理方式对亚洲战后安全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在两极体系中避免与大国直接对抗，同时强调区域国家之间的妥协、共存与对话。“万隆会议提供了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的第一个外交空间，保证了殖民地和新兴独立国家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②因此可以说，万隆会议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先驱。^③

从布鲁塞尔到贝尔格莱德：共识与分歧

1961 年 9 月举行的贝尔格莱德会议通常被认为是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的标志，不仅是会议公报所强调的内容，会议筹备以及对不结盟成员标准的制定，都远比布鲁塞尔会议和万隆会议更为明确。

（一）贝尔格莱德会议筹备

布鲁塞尔会议和万隆会议均经历了很长的筹备期，前者始于 1926 年 3 月，后者则经历了 1954 年 4 月的科伦坡会议和 12 月的茂物会议。正是这种长期准备为会议选址、与会者筛选以及会议流程和内容的讨论预留了充足空间。尤其是万隆会议，在万隆这座城市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设施维护和其他充满仪式感的布置，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会议主办国和发起国的重视和决心。而贝尔格莱德会议筹备过程相对短暂，1961 年 5 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不结盟会议筹备会议将于 6 月在开罗举行，并向各国发出邀请，直到会议正式召开，筹备期也仅为 3 个月左右。开罗筹备会议之所以被推迟和缩

① Amitav Acharya, “Who Are the Norm Makers? The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Global Governance*, Vol. 20, No. 3, 2014, p. 415.

② Quynh N. Pham and Robbie Shilliam, *Meanings of Bandung: Postcolonial Orders and Decolonial Vis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p. 6.

③ Seng Tan, Amitav Acharya,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 8.

短，一方面在于作为不结盟运动主要支持者的中国同苏联关系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恶化，这对亚非团结产生了消极影响，“1955 年之前，冷战双方在寻找盟友时将亚洲国家分成两派，而现在轮到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试图推动亚非国家选择敌对立场。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共产党，几乎摧毁了亚非团结运动。”^① 而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而言，1959 年双方边境冲突很难说不对其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开展产生影响，尽管尼赫鲁强调二者之间不存在关联性。^② 另一方面，美国在万隆会议后对不结盟国家的认知出现变化，从最初的敌视到逐渐承认政治上不结盟，而且维持不结盟国家的独立状态，也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③ 亚非不结盟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集团并不是支持的唯一来源，因而对再次发起万隆式的会议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了。

尽管如此，开罗筹备会议对贝尔格莱德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来说仍是最为重要的，不仅因为它制定了“不结盟”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官方定义，而且因为它将独立的非洲大部分地区排除在不结盟地区之外。^④ 会议认为受邀国应满足以下五个标准：

1. 该国应奉行建立在与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以及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或倾向于赞成这一政策。
2. 该国应一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
3. 该国不应参加与大国争夺有牵连的多边军事联盟。
4. 该国与一个大国订有双边军事协定或缔结过区域性防务条约，则该协定或条约缔结的目的不应与大国争夺有任何牵连。
5. 如该国已将军事基地租让给外国，则此种租让不应与大国争夺有任何牵连。^⑤

这也为不结盟运动开展奠定了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布鲁塞尔会议和万隆会议参与者异质性问题。

（二）会议发起者与受邀者

布鲁塞尔会议发起者为威利·明岑贝尔格，共产国际和其他反殖民主义者也

① G. H. Jansen, *Afro - Asia and Non - Alignment*, pp. 247 - 248.

② Jawaharlal Nehru, *India's Foreign Policy, Selected Speeches, September 1946—April 1961*, New Delhi: S. Ramu at the Commercial Printing Press, 1961, p. 83.

③ 刘青：《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态度与政策的变化，1953 - 1963》，《美国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④ G. H. Jansen, *Afro - Asia and Non - Alignment*, p. 278.

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主编：《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年版，第 3 页。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会议顺利筹备，并邀请到全球 3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这种参与者的广泛性与异质性为会议带来一些麻烦，如尼赫鲁对会议提供的食物质量大发牢骚，并抱怨翻译水平不好，此类问题事实上限制了会议效率与交流深度。^① 万隆会议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发起，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受邀者方面，万隆会议组织者对参会者的邀请极其谨慎，因为这不仅涉及会议议程，还将影响其他会议参与者。因而五个发起国对此进行了反复论证，最终达成一致，决定邀请中国，这也是万隆会议最重要的决定。^② 从万隆会议参会者的数量和范围来看，主要为亚非 29 个国家和地区，对比布鲁塞尔会议，虽小幅下降，但范围相对集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像布鲁塞尔会议上语言太过多样化导致无效沟通的情况。到贝尔格莱德会议时，主要发起国成为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与会者主体同样为亚非国家。后二者同布鲁塞尔会议相比在邀请国数量上有所减少，源于部分国家已经实现政治独立，而有些国家同美国或苏联结成同盟，“冷战使得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激进主义的融合，以及二战前容易建立起来的异质和灵活的团结成为不可能。”^③ 而邀请国数量减少和地域集中化为会议带来了一个便利，即从会议筹备阶段就对会议主题和关注点进行预先设定，以便更好地团结合作。这一点在贝尔格莱德会议筹备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时就设定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种族歧视、裁军和军事基地、联合国的作用和结构以及不平等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等议题。^④

（三）会议主题与内容

从布鲁塞尔会议到贝尔格莱德会议，主题和内容逐渐丰富和明晰，并随着国际局势发展而呈现出新的内容。在布鲁塞尔，会议主题是殖民压迫的形式，反殖民的紧迫性、必要性，以及对团结反殖民势力的号召，并且对国际联盟的批判团结了与会者。而到万隆会议时，尽管筹备会议在尼赫鲁主导下并没有预先为会议设置主题，但在会议前一天，与会的代表团团长就七项议程达成共识，依据不同议程划分不同的委员会小组讨论并起草协议。经济合作由一个经济委员会讨论，该委员会还分配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议题；文化合作被分配给文化委员会，而未独

①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p. 22.

② G. H. Jansen, *Afro - Asia and Non - Alignmen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p. 176.

③ Michele L. Louro, *Comrades against Imperialism, Nehru, India, and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p. 268.

④ G. H. Jansen, *Afro - Asia and Non - Alignment*, p. 286.

立民族、人权和自决、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以及两项较小的项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问题则被分配给政治委员会。由此来看，万隆会议的议题比布鲁塞尔会议更为明确，除了国家与民族独立的诉求外，对文化和经济合作、世界和平的呼吁，实际上已经超出布鲁塞尔会议的范畴。尤其是会议中，关于新旧殖民主义的界定以及与苏联关系的争论，将布鲁塞尔会议中模糊的政治独立与经济合作的二重性区分开来。到贝尔格莱德会议时，争论焦点转移到筹备会议中已经设定的议题。因而，对贝尔格莱德会议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议题的优先顺序问题。世界和平与反殖民主义都很重要，但在当时哪个问题更紧迫？包括铁托、苏加诺、纳赛尔和恩克鲁玛在内的前八位发言者都认为反殖民主义问题更紧迫。而第九位发言人尼赫鲁则指出，会议的主要任务，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尽其所能协商谈判，以避免战争的直接威胁，因为一旦战争来临，其他一切都将消失。^① 只有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Archbishop Makarios）、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Mrs. Bandaranaike）和摩洛哥国王哈桑（Hassan）同意他的观点，即和平问题至关重要。这种分歧在本质上是不同国家对各自所处阶段的认知不同。此外，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对联合国和远离美苏两大集团的强调，更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万隆会议以来的内容。

从历史发展轨迹看，布鲁塞尔会议、万隆会议以及贝尔格莱德会议本质上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产生于亚非国家反殖民压迫和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弱势地位的不满，目标是取得国家独立及认可，并巩固其权力基础，获得发展资源与机会。因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殖民地和后殖民国家之间的团结成为历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内容，从该角度来说，不结盟运动形成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全球南方出现的前奏。

作为非殖民化和积极中立的不结盟

如上所述，不结盟运动起源于历史上对殖民帝国的反对和争取独立的愿望，这种诉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得到诸多亚非国家关注，从而初步形成了团结一致的观念。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万隆会议召开时，部分亚非国家已经实现独立，反殖民任务被新的国际形势推动。一方面，非殖民化如火如荼进行，部分尚未独立国家仍然寻求在国家独立方面的团结；另一方面，已经独立的国家将关注点转移到国

^① Jawaharlal Nehru, "To the Non - Aligned Conference," in Madhavan K. Palat,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 71 (21 August - 14 October 1961),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7, pp. 632 - 634.

际政治经济秩序上的平等。从该角度看，不结盟运动仍属于非殖民化范畴，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对西方的反抗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争取非殖民化和帝国终结的斗争、争取平等主权的斗争、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争取经济公正的斗争以及争取文化解放的斗争。”^① 还如杜赞奇对非殖民化的论述：“非殖民化不仅代表法律主权的转移，而且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道德正义和政治团结运动……万隆会议是这一运动的高潮，不结盟运动成为一股更为广泛的第三世界力量。”^② 因而可以说，不结盟运动事实上是 20 世纪初以来非殖民化进程的延续，是非殖民化在国际层面的反映，^③ 不过这一进程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被美苏对峙所掩盖，尼古拉斯·塔林指出：“冷战行为和意识形态覆盖了去殖民化，刺激了它，阻碍了它，当然使它复杂化，并塑造了它的结果和继承者政权的性质。”^④

正是对西方和帝国主义的反抗，使不结盟运动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非殖民化的主题，然而更不应忽视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不结盟运动的塑造。换言之，反帝国主义和冷战不仅仅是同时发生的、偶尔相互交织的独立事态，更是一场复杂的全球斗争的影响因素。^⑤ 在这种背景下，不结盟运动主要发起国和参与国对美苏两极对峙的看法事实上折射出该运动的性质。

早在万隆会议时，与会国就提出“放弃使用集体防御安排从而避免服务于任何大国的特殊利益”^⑥。同时密切关注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发生原子战争的危险，强调所有民族都必须享有自决的权利，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拖延地授予那些仍然依附于他国的民族，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⑦ 在 1956 年 7 月召开的布里俄尼会议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谴责把世界分裂为强大国家阵营的行为，但此时并未使用“不结盟”字样，而是使用了“不依附

① [英]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② Prasenjit Duara, *Decolo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 Lond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pp. 2 - 3.

③ Jürgen Dinkel,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enesi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1927 - 1992*, pp. 78 - 79.

④ Nicholas Tarling, *Neutrality in Southeast Asia: Concepts and con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8.

⑤ Edward H. Judge and John W. Langdon,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p. 1.

⑥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exts of Selected Speeches and 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3 - 24, 1955*, p. 35.

⑦ Ibid.

于集团 (Non-adherence to blocs)”^① 这样的表述。

由此看出,不结盟首先是独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外,不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属势力。众多西方国家不加区分地将不结盟运动视为一种中立主义,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将万隆会议称为“黑暗小镇中的流浪者舞会”^②,又评价不结盟运动是“不道德的”^③。然而这种认知原本就是一种误解,正如克拉布所说:“多年来,西方对不结盟的看法主要是由愤怒和烦恼、困惑和迷惘、猜疑和不信任混合而成的。”^④ 这种认知一方面来自美国和苏联分别代表冷战的两极,将这种对立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不允许在各自的集团之间存在任何空间”^⑤;另一方面在于西方长期以来的一种信念,即“中立是一种过渡行为,中立主义是国际关系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⑥。事实上,这种认知是对中立和中立主义的误解。

中立和中立主义的使用会因语境、时间以及使用主体而异,^⑦ 因而要从其历史来看待在不同时代的含义。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中立 (Neutral) 和 中立主义 (Neutralism) 可以追溯至 14 世纪的欧洲,被用来处理王公之间的冲突。中立 (Neutrality) 一词则在 15 世纪的英语中,被用在教会传教的语境中,指不站在任何一边或不倾向任何一方的状态或条件。一个世纪后,中立主义首次被用于表示冷漠或被动冷漠的态度。17 世纪,中立主义者 (Neutralist) 被用来指保持中立态度的人,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⑧ 到 20 世纪,中立是指人或国家在冲突、竞赛和战争中不支持任何一方,^⑨ 以及在冲突、竞赛和战争中不支持任何一方的状态 (Neutrality)。^⑩ 由此来看,无论是中立还是中立主义,其形成与冲突和战争密切相关。

在实践中,中立既有严格的法律含义,也有政治和外交含义,这是它同中立

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主编:《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年版,第 2 页。

② Stephen Kinzer, *The Brothers: John Foster Dulles, Allen Dulles, and Their Secret World War*, New York: Time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3, p. 203.

③ Stephen Kinzer, *The Brothers: John Foster Dulles, Allen Dulles, and Their Secret World War*, p. 217.

④ Cecil V. Crabb, *The Elephants and the Grass: A Study of Nonalignment*, p. x.

⑤ Sandra Bott, Jussi M. Hanhimäki, Janick Marina Schaufelbuehl, Marco Wyss, *Neutrality and Neutralism in the Global Co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

⑥ Cecil V. Crabb, *The Elephants and the Grass: A Study of Nonalignment*, pp. x-xi.

⑦ Leos Müller, *Neutrality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4.

⑧ Peter Lyon, “Neutr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Neutral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2, No. 2, 1960, p. 256.

⑨ [英] 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汉解词典》第 7 版,王玉章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344 页。

⑩ 同上,第 1344 页。

主义的最大区别,^①而作为政治术语,它们则是同义词。^②在不同的时代,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中立有不同实践价值,它在 17—18 世纪没有受到尊重,在 19 世纪却得到尊重,这种差异证明了中立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限制战争范围上的有效性。直至 1907 年,海牙会议才正式将中立作为一项权利与义务,以国际合约和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下来。^③因而进入 20 世纪,中立与中立主义更多被视为法律术语,用于规范战争中国家行为。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海牙会议确立的法律中立原则,在一战后确立的集体安全原则和国际联盟阻止了法律中立恢复的任何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法律中立原则的消失,《国际联盟盟约》《白里安—凯洛格和约》以及《联合国宪章》对战争的限制和区分,使中立取决于战争性质^④和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平衡。^⑤作为冷战两极体系和联合国的“塑造者,”美国和苏联对彼此间对立“战争”的看法,自然是以本国视角为出发点,也就导致对中立或中立主义的极端认知。

因而,客观而言,不结盟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更积极的中立主义,或者说是作为作为一种政治和外交术语的中立主义的更新与补充。它意味着脱离冷战,同时可能涉及努力消除或至少减轻一些冷战斗争的残酷性影响。^⑥历史上的中立更多强调关注自身,不结盟运动更有主动性和目的性,即远离两极体系,强调构建对自身发展有利的环境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强调斡旋、调解和道德榜样的作用,^⑦这也是因为它起源和形成于反对殖民帝国的过程中,也使其更有别于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对世界事务漠不关心,以及不愿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⑧因而,用历史上的中立和中立主义的标准对不结盟运动做出评判,事实上就是一种“智识的懒惰”。^⑨

① Peter Lyon, *Neutrality*, Great Britain: Blackfriars Press, 1963, p. 17.

② Peter Lyon, “Neutr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Neutral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2, No. 2, 1960, p. 257.

③ James Brown Scott, “The Reports to the Hague Conferences of 1899 and 1907,” in Roderick Ogle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utral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 35.

④ Peter Lyon, *Neutrality*, pp. 17 – 19.

⑤ Roderick Ogle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utral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 170.

⑥ Peter Lyon, “Neutr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Neutrality,” pp. 266 – 267.

⑦ Nicholas Tarling, *Neutrality in Southeast Asia: Concepts and Con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58.

⑧ Peter Lyon, *Neutrality*, p. 100.

⑨ 伯特兰·巴迪指出,由于冷战的两大体系已经瓦解,在当代仍使用后两大体系等术语来形容国际秩序是“惊人的智识懒惰”。参见[法]伯特兰·巴迪:《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宗华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

结 论

历史学者布雷彻在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进行论述时指出,西方国家采取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在政治上对亚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同时还在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的亚洲乡村社区引入商业经济,后来又引入工业经济,这对亚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广泛影响,并最终彻底改变了亚洲与西方的关系。^① 同样,殖民主义研究者菲尔德豪斯也指出:“殖民主义的特征是殖民地不能与外国直接接触,不能加入国际组织或后来的联合国,不能直接向海牙国际法庭上诉,也不能拥有独立的货币。但这些仅仅是象征,事实是,一个被殖民民族失去了它以前可能拥有的任何集体身份,成为遥远帝国的一个省”。^② 由此而言,非殖民化是一个漫长且多维的进程,它不仅要求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还包含了经济、文化、心理以及身份等层面的全面解放。20 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诸多变化引发西方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会议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非殖民化的伴生物。

通过对三次历史会议的分析,会发现从布鲁塞尔会议到贝尔格莱德会议,不结盟运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会议在内容与主题上不仅彰显了非殖民化的含义,而且层层递进,逐渐丰富。布鲁塞尔会议通过自身规模和宣传主题为理解反殖民团结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里,殖民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了反殖民情绪的扩散和团结,塑造了一批民族主义者对世界与外交的认知,如尼赫鲁、苏加诺等,他们也成为万隆会议的缔造者。万隆会议继承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原则,将反殖民活动提升到国际规范的层面,从而使非殖民化运动达到高潮。^③ 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活动的准则,为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贝尔格莱德会议提出第一个“不结盟”的标准,从而宣告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但会议中出现的分歧,如对殖民主义与世界和平以及经济发展优先顺序的争论,本质上源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和发展的时段差异。

-
- ① Michael Brecher, *The New States of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3 - 4.
- ② D. 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 - 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3, pp. 11 - 12.
- ③ Prasenjit Duara, *Decolo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 London: Taylor & Francis e - Library, 2004, p. 3.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差异本身并没有超出非殖民化的范畴。对已经获得独立的印度等国家来说，它们需要从经济、文化等层面重塑国家认同与身份，但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获得政治独立是更为根本的目标。换言之，这些差异并不能影响不结盟运动的性质。相反，透过这些分歧，可以观察到非殖民化与不结盟运动之间共生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随着 20 世纪以来帝国崩溃和非殖民化推进，反殖民团结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从这个层面来看，可以说非殖民化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另一方面，随着不结盟运动扩大，议题逐渐丰富，内容从获得国家与政治独立延伸到经济独立、塑造国际规范、构建身份认同等层面，因而也可以说不结盟运动明确、扩大并延续了非殖民化主题，进而推动了非殖民化进程。

总的来说，反殖民和团结一致以及作为一个群体发声是不结盟运动诞生以来的主题，而且这种呼吁随着国际社会变化而衍生出新的内容，如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调和之后成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组织，都预示着全球南方作为群体在国际秩序和世界历史中出现并成长。由此而言，不结盟运动在 20 世纪初的萌芽和其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南方这一群体发展历史进程的缩影。

（责任编辑：陈雅慧）

An Analysis of Indonesia – Africa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Wang Rong and Xu Lip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cooperation among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he Joko Widodo administration proposed “carry forward the Bandung Spirit”, actively fosteri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to bolster Indonesia’s standing among Southern nations. Indonesia and Africa share a long – standing friendship, and both hav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Entering the new era, driven by proactive foreign policies, Indonesia and African countries have continuously deepened their economic cooperation. However, Indonesia encounters hurdles in its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such as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 lack of strategic policy direction, and a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diplomatic resources, which could hinder the deepening and substantiating of Indonesia – Africa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is,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the Indonesia – Africa Forum as the primary vehicle for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t has participated i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entered arou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iming to expand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ir collaboration. In addition, it has actively sought out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with third countries in the African market to compensate for its own capacity shortfalls. Indonesia continuously improves the mechanism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setting a new example of cooperation for Global South countries, while enhancing Indonesia’s diplomatic confidence and influenc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haping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South.

Keywords: Indonesia, Global South, Indonesia – Africa Forum, beyond the Bandung Spirit

Authors: Wang Rong, Ph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Xu Liping, Researcher of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Sun Qilong

Abstract: As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movement,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called for unity and opposition to colonialism among post – colonial countries, emphas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thus mark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non – Western world as an independent group.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searchers regard it as negative neutralism born in the Cold War background. This recognition stems from a failure to move beyond the bipolar

confrontation of the Cold War. The concept and term "Global South" provide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s to reassess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By focusing on post – colonial calls for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and a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s a group, the origins of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ti – colonial movement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rked by the Brussels Conference of 1927. On the basis of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it propo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zed countr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deepened the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of the Brussels Conference and established it in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norms; On the basis of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the Belgrade Conference established the pursuit of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and a departure from the Cold War as the goals of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should be seen as part of decolonization. The focus on unity and being a group also proved that the movement transcended traditional neutralism. In addition, this investigation provide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Keywords: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lobal South, the Brussels Conferenc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ti – colonialism

Author: Sun Qilong, Ph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World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Governance of African Food Security and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Xu Jiali and Zhang Lili

Abstract: From 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tandpoint,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evalent circumstances, challenges, and important role of African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system. Given its status as the region with the most critical global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Africa's food security challenges extend beyond mer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ve emerged as a focal point fo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multifaceted roles that Africa plays within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emphasizing that Africa is not merely a important target of governance but also a key forc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Afric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emphasizing China's crucial role in Africa's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t also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 Afric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cluding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frica's own insufficient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he need to optimize cooperation models.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suggests sever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foster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mong major powers concerning African food security issues, deepening the China – Africa friendly cooperation, encouraging the involvement of societal forces,